



突围



丛书

TU WEI CONG SHU

卫慧著

水中的

处女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中的处女/卫慧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9

(突围丛书/王干主编)

ISBN 7-80611-816-0

I. 水… II. 卫…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9942 号

突 围 丛 书
水中的处女
卫 慧 著

责任编辑: 梁东方

装帧设计: 小 明 赵 建

美术编辑: 赵小明

责任校对: 贾 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8.375 印张 187 千字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定价: 14.50 元

ISBN 7-80611-816-0/I·733

突围表演与表演突围（总序）

●
王
平

当我把这套丛书取名“突围”时，其实是了却我十年前的一个心愿，十年前，我写过一本题为《世纪末的突围》，副题为“新时期文学的误区”。没想到一晃十年过去了，十年来我非但没有能够突围出去，反而越陷越深。我原本以为是我个人的文化记忆和思维习惯造成的，没想到更年轻一些的作家也有这种突围的情结，无论是年轻的汪湜、程青、墨白，还是更年轻的吴晨骏、卫慧、棉棉，他们在小说里都表现出一种往外挣扎、往外撕、往外撞击的“形体动作”。

这种语言形成的“行为”，我们过去习惯称之为“喧哗与骚动”，或者称为“愤青”（愤怒的青年的简称），最近流行的词叫“断裂”，而我认为是一种身陷困顿的突围因为有着诸多的有形之围和无形之围在影响作家的写作。在时间上，我们面对新旧世纪之交，是世纪末向世纪初的突围，在文化心理上我们要突破“大预言”给人类的宿命，在技术层面，人类要摆脱“千年虫”干扰。如果说时间尚可具体到数字来表达的话，那么文化的转型则是一个非自然递进的突围。告别旧的文化范式，塑造新的文化性格，超越中西方文化传统的樊篱，是自五四以来中国作家的共同理想，一百年来中国文学和文化都是以突围之势前行的，发展到九十年代便出现

水
中
的
处
女
●

了多元、多极而又相互干扰的混合型文化。对文学发展来说，混合多元是其前提，因为单调、统一是文学的大敌，但对作家来说，混合多元的文化格局既是保护个性的掩体，又同时是遮蔽个性的屏障。多元混合给作家多种选择的机会，也给作家增加选择的难度，这就像大家都穿灰、蓝、黑时，你只要穿着鲜艳一点就会显出个性来，而今什么色彩，什么样式都很难充分地将你与其他人划开一样，多元选择造成的混合、混沌乃至浑浊使当代文学变得暧昧起来。可以说，今天文学的困境在于一种暧昧情绪的滋长，而这种暧昧情绪的迅速繁衍又是我们对多元文化认同和培育的结果。

于是，有了突围者。

卫慧高呼“像卫慧那样疯狂”，要以“疯狂”来撞击“暧昧”，而棉棉则以一种撕裂的嗓门沙哑的嗓音对小说之范进行数落，程青不像卫慧、棉棉那么激烈，她以一种釜底抽薪的反讽将世俗之墙悄然撬开然后独自逃走。如果三位女作家的突围之剑面对的是男性话语，汪湜、墨白、吴展骏的突围之矛则带有自渎性质。汪湜检点的是知识分子自身的迷惘和萎靡，墨白对生命热烈讴歌的同时对时下文化生命力的衰弱表示了愤怒的感慨，而吴展骏在《梦境》中对那个自由撰稿人的自怜、自叹、自嘲，乃是逃出围城之后的精神凭吊，鲁迅写过一篇《娜娜出走以后》，对女性解放进行深刻的反思，而《梦境》则是“吴展骏出走之后”的自我反思，在这套丛书里，我们发现出走不是吴展骏的个人行为，还是新生代在全国九十年代别无选择的选择只有出走，才能突围。

突围，作为一个军事术语本意是要冲出敌方的围困，可今天的文学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敌方，“没有方向，似乎又

有一切方向”（杨炼《飞天》），他们有些为出走而出走。这样目的性不明确的出走，减弱了突围的悲剧性，增添了突围的表演性，八十年代的文化突围带有强烈的悲剧性，那时候强调文化抉择（注意这个抉字），确信二元对立，九十年代的突围者身陷暧昧不清的文化多元情境，有点像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们突围，不仅仅是突围，而是带有表演性的抉择，那种呼天抢地的悲剧感消失，卫慧表演卫慧，棉棉克隆棉棉，程青嘲弄程青，汪湜书写汪湜，墨白化装墨白，吴晨骏操作吴晨骏，他们都是自己的“风车”，都是自己的敌人。五年前，我曾将这种小说方式称之为“互文性”，还是从技术层面分析的，现在看来这种互文有某种无奈的文化表演。

突围本是悲剧性的，可他们将悲剧演成了喜剧、诙谐剧，他们甚至不会演正剧或许人们会不习惯这种表演，其实，文学艺术是离不开表演的。表现也好，再现也好，都必须有人在模拟某种场景和情景。悲剧也是剧，也是一种表演。

1999年5月18日于碧树园

荒芜的悸动

——谈谈卫慧的小说

看过卫慧作品的人，首先都会佩服她的语言才华。对刚起步的作者来说，仅此一点也就够了。倘若将人才比做树木，“才”而有“华”，应是枝叶扶疏的意思吧。就是说，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枝枝叶叶都不受阻碍地茁壮成长。卫慧的语言就是这样一种极茂密的人生枝叶和人性花朵，执拗地，放肆地，疯狂地，经常是有失文雅、充满挑战性地直往上串，蓬蓬勃勃，无处不在。真不知道她头脑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恣肆横溢的诗句，意味深长的梦境，奇妙突兀的想象，危险而中肯的比喻，就像一滴油落到水里，不可收拾地向四周漾开，又像熊熊地火在地底奔突，燃烧，激情和冲动源源不断。

仔细想想，卫慧的语言也并非全无障碍。在某个方向，它可以纵情奔涌，换一个方向就少有建树了。其语言的“及物性”限于主体内部真实，即限于变幻莫测的心情，熟悉而陌生的身体，以及很小的活动圈子，范围扩大一点，就鞭长莫及了。她曾经在小说中引用一位先哲的语录说，“生活的秘密就在于永不停止地吮吸其自身的精髓”，倒也合乎她自

己的话语指向。

这不难理解。当垂直方向的语言之路阻断以后，就只能向平面甚至平面以下转移，蔓延，膨胀，构成另一种退避性的抗议逻辑，它多半联系着平凡，卑微，穷困，无聊，指向冰冷的尘俗，一再被作弄的理想，虚幻而真实的命运，慈悲又冷酷的上帝，特别是频繁将真实变成虚假又把虚假变成真实的都市魔方。

叙述人早年也许曾经是夹在人群中激昂慷慨的呐喊者，但嘴里呼出的除热气以外，其余一切概属他人，不过是热情洋溢的附和者而已。现在她摆脱了尴尬，成为独立说话人，她和原有语言系统的关系也顿时改变了。词语还是那些词语，但言说方式以及由此赋予这些词语的深层含义，已经很不相同。比如在她笔下经常出现“艳遇”、“杂种”、“家伙”这些男性化字眼，但情感色彩与具体所指早已更换。类似这种话语的挪用，往往会表现为对男性话语充满暴力意味的争抢、掠夺，其语词组合的新鲜感和张力，或者通常所说的“个性”，即由此得来，而并不完全源于对“超现实”、“达达”、“垮掉的一代”或亨利密勒之流的刻意仿效，尽管她曾经一再向他们致以敬意（毕竟是读书人的脾气）。

由于某种现实文化的驱迫（不仅仅是性别差异），她把写作和阅读首先理解为系统的语言转换，在这之后才是意义的颠覆与再生。当此过程经常化了以后，即使不经意的一笔，也能使境界全新。

她的表达因此具有横扫一切的粗野的蛮风，如说某些恋爱中的男性只是“面目可疑，手持鲜花或蒙汗药，牙齿闪着银光、一心想让他们那些馊牛奶似的东西喷薄而出的家伙”，管那个肥胖的用金钱占有中华俊男的外国女人叫“大鱼大

肉”，确实粗俗刻薄得可以，但也并非毫不指实的诬蔑。她形容在青年女作家面前不停地用面巾纸擦鼻子的出版代理人“就是权威，就是流落到人间得了重感冒的上帝”，半是抬举，半是嘲讽，确是一时心情的活画。再看她对某种“白领”生活的概括：“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像卫慧那样疯狂》），也不能说完全落空了。对两性之间单纯依靠金钱标准的“优化组合”，其讽刺就更加到位：“人们在优化组合中失去的只是旧规范之绳索，得到的是劈头盖脸的自由”（《纸戒指》）。她在遣词造句方面未必只图痛快，而是想让真实的东西变得更显目。也许少了一份雅洁，却多了一份真实。

因为主人公往往是都市的一名孜孜不倦的写作者，所以关于写作本身的探讨几乎成了叙述的兴奋中心，她的风格也在这种探讨中表现得最充分。比如她写一个作者，开笔前总要做好种种准备，零食，音乐，室内温度，名贵香水，诸如此类，隐含的作者由此生发开去：“写作前的种种精心酝酿，繁琐准备，无疑就是为一次假设性的意识遨游创造条件，这与手淫前闭上眼睛进行艰难的想象没有差别，都是以使自己心甘情愿地上钩为目的”，这种“越轨的笔致”，如果同下面一段用语平缓的类似表述对照来看，作者的用意还是值得深思的：“尝试写小说这种叙述方式，也许可以遁入个人的语词，在某种自足的激情中触及实质”，显然她并不想进行无谓的撒野和放肆。对精神活动的此类描述，不一定都是不负责任的亵渎（真要这样，那所谓的精神也太不堪一击了），

而只是努力谋求另类表达，尤其是想避开平庸或太多的假装不平庸的所谓崇高与悲壮。

如果说卫慧具有某种强硬的风格，我想主要就是因为她已经习惯于拒绝那些比她还要强硬的话语霸权，不想放弃和这种话语霸权作正面较量。在此之外，她的语言一点也不强硬，甚至相当软弱。比如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尾，通常都北方话化了，但在她手里，那些嘎嘣脆响，震撼脑海，实则有口无心，言意不符的儿化音，往往不知不觉会变成边缘模糊拖泥带水的南方普通话，露出吴越方言的底子来。这种不成功的语言模仿，说明她到底没有因为必要的强硬而变得姿态僵化。

在结构上也有明显的流露。经常应该完工的地方，她好像还不知道如何爽快地了结，总要拖延一番，留下言不尽意余音袅袅的一个尾巴，告诉读者她的慈悲，她的幻想，她的不安，她的迟疑，甚至她的忏悔，她的留恋，这和叙述中破浪直前的冲力，锋利无比的陡转，是很不相称的。

我不懂像这样的强中有弱，对她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也许作品本身可以依稀提供某种线索：“我很希望写作是那种砌砖弄瓦的体力活，将词与词堆积在一起就大功告成了。这样的话，我相信我能干得和建筑工地上的民工一样出色。但是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我还是得不停地写，因为渴望摒弃现世生活，因为恐惧两手空空地走向末路。”深感写作的艰难，惧怕虚无，使她在充满自信的同时又驱除不了自卑，有时很强悍，有时又很软弱。强与弱并置，或许是理解卫慧的关键。

认识卫慧之前，我曾经很无聊地画了两幅文学史略图，这当然只能触及部分的真实，不宜推广——

1. 现代文学：许多稚气未脱的少年包围着一个喜欢稚气又讨厌稚气的老人。
2. 当代文学：每次涨潮都有一批欢快的鸭子冲到岸边，退潮后大都再也动弹不得了。

第二幅马上就可赠给卫慧。《小说界》推她的作品时有个栏目“七十年代以后”，很令人耳目一新。虽然作家不是黄酒，能用年数长短论定好坏，但只要不钻牛角尖，按出生年月把卫慧归入“七十年代以后”，原也顺理成章。她确实是被一波新的潮汐冲上岸来的写作者，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年龄印记；但推她上岸的那股潮汐至今还未退却，所以她能欢快多久，动弹几时，目前还不能肯定。如果撇开这些，那么许多与她“隔了100条代沟”（《像卫慧那样疯狂》）的读者，包括笔者，恐怕就连走近她的可能都很小很小。

但我敢肯定她绝对站在第一幅略图之外。她也许并不成熟，然而早就丢开了曾经折磨过好几代人的稚气（一种催眠性的世纪幼稚病）。她的语言总是既年轻又饱经风霜，既张牙舞爪又凄切哀婉，这对智商较低的读者，常常构成愚弄和欺骗。见她反复诉说“痛史”，或慷慨暴露“弱点”，你切不可贸然上去安慰或斥责，那样肯定会自讨没趣的。她对自己作品可能拥有的读者类型了如指掌，她不想左右读者，也不愿被读者所左右。对那些居心叵测的读者（比如《像卫慧那样疯狂》中的“肮脏的小男孩”），她的办法通常是诱敌深入，然后结结实实招呼得他们鼻青脸肿。这跟那些表面上宣布排斥异性读者但又在字里行间深情款款邀请他们如期而至的“小女人作家”的惯技是有些不同的。她有点独来独往的精神。

“生活在别处”，卫慧小说中的人物只会根据自己狭隘的

经验，自作聪明地一遍又一遍重复着米兰·昆德拉这句名言，希望从他那里获得启迪。如果允许的话，我想说，这确实可惜又可悲。在他们的成长史上，父母，师长，举凡可以引为榜样，当做中心的人，几乎全和他们相互排斥。每当提到小镇上的“父亲”和长大后在大都市结识的父辈时，卫慧的处理方法和苏童余华等兄长们毫无二致：一律写得卑鄙下流，丑陋不堪。他们的生活里没有可敬的老人，有，也会被漠视。或者那些本来应该与他们命运攸关的老人，只是目无所见的盲者（像《艾夏》中那个耳聋眼花的祖母），总之他们的生活完全在老人们的势力范围之外，所以在今天的老人或围在老人身边的准老人看来，一切都是无法无天，自作自受；他们不对谁负责，正如谁也不会对他们负责。

没有老人的日子早就开始了，卫慧只是把个中滋味表现得特别酣畅而已。年轻人的喜怒哀乐都有些说不清道不明，指责固然不合适，安慰也缺乏妥当的语言。他们比你经历得更多，更深刻，人也比你更聪明。他们连自己都不信，还在乎远道而来的莫名其妙的指责和安慰吗？“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Nietesche 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此后能够不翻，固然很好；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来切切实实的帮他抬。”说得太妙了，但还要补充一句：“同时也要小心你自己的车！”

确实，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从最近的真实出发达到最远。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场景，好像只被无边的欲望与原始冲动驱动，仅仅契合着一套新的做过全面外科手术的描述性语言，只有目击者，没有裁判人。在这里，真实首先是从自己出发的，虽然看上去可能并不怎么美妙，但如果连自身

渺小的真实都不敢正视，就没有资格议论远处庞大的真实。

写在卫慧作品边上的胡言乱语该结束了。这当然不能冒充什么裁判，而只想借她的文本捕捉和阅读者也有一点联系的暗火摇曳的语词。她的文本使这种捕捉成为可能，因为她用自己的方式，把某种一直处于瘫痪状态的言路疏通、激活了，哪怕一瞬间，也足以引起大声说话的兴致，即使最后证明这都不过是一阵神经般发作的“荒芜的悸动”（《纸戒指》）。

目录•目录•目录•目录•目录•目录•目录

愈夜愈美丽	(1)
葵花盛开	(28)
说吧说吧	(41)
爱人的房间	(53)
水中的处女	(75)
甜蜜蜜	(97)
爱情幻觉	(111)
跟踪	(127)
像卫慧那样疯狂	(149)
创作年表	(253)

愈夜愈美丽

女 孩

现在是凌晨 6 点，她在一阵拷台小姐的 MORNING CALL 服务中慢慢地睁开眼睛。

宿夜的酒精还粘在她的脑膜她的意识层上，这些刺激性的小东西像一朵朵褐色的腐败的花，在她青春貌美的日子里与肉体相克相生。

她茫然地盯着天花板，试图找出一点点可以让自己精神振奋的理由，可很多事情并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就接连不断地发生发展。她的脑子里转动着一些混乱的念头，她口干舌燥小腹冰凉胸无大志随波逐流然而又野心勃勃，是的，随时的绝望和随时的希望。

于是她终于想起自己得在早晨 7 点前给 BB 打个电话，8 个月前他从上海回到了柏林，这会儿该是当地时间半夜 12 点左右，他也许已喝得有七分醉意，也许刚画了一幅充满宇宙幻想的超现实主义的画，也许正想着我，当然也可能正和一个在酒吧里钩来的白种女孩上床。

不过她并不担心什么，即使他和一百个长腿金发的漂亮

女巫上床他也还是她的 BB，说不定有一天他还会跑回上海娶她。德国人是对生活抱着严谨态度的一群发条天使，他们不善于调情也不喜欢说谎，所以她总是在信和电话里再三申明她不想知道某些事情，比如他在柏林的艳遇的话千万别告诉她。

在这个散发着淡淡青柠檬香味的清晨，她再一次拨通了柏林情人的电话。柏林这两个字代表了一种典型的跨国想象，对女孩来说，柏林的字面上的美感超过纽约、伦敦、罗马甚至香艳的巴黎。柏林应该是黛青色的带着旷冷生硬的背景的城市，战争、机械还有最地下的故事发生的地方，她的情欲延伸和消解的地方，柏林。

7点钟前的国际通话费打六折，每分钟是 12.4 元人民币。她得顾及着时间与 BB 通话。一阵晃悠悠的拨号音过后，女孩听到电话线的那一头传来拿起话筒的声音，紧接着是情人那像浮出海底的蓝鲸的呼吸声，Hello，他说。

情 人

父母家的聚会结束后，他花了一个小时回到了自己那位于东柏林 GRYPHIUSSTRASSE 街的公寓。他觉得累，这会儿已是深夜 12 点多，平常的这个时候他还在酒吧或朋友家里聊天、听音乐，要么在那间小小的画室里工作。

但今天他觉得特别累。在刚刚结束的晚餐席上，父母又重新提到了离婚这个话题。他们那布满皱纹的脸在厨房昏暗的灯下像水母一样蹙缩着，他们用着庄重而厌烦的神气讨论着近三十年来他们的共同生活，那无疑是一种致命的错误，而结论只能是离婚。像德国众多的夫妇那样最终各走各的

路，给这个注重事事不含糊的国家那高居不下的离婚率再添一个小数点。

在床上躺下来，他闭上眼睛，今夜房间里的空气带着一丝清冽的寒意，柏林的秋天总是来得特别快，用暖气还太早，而炉子里的煤又早已用完。

他想到了上海，他的中国女孩住的城市，那个城市带着他所熟悉的欧洲式气息，还有一种乱哄哄的凡俗格调浮现在他的记忆里。

电话铃响起来，他被一种奇异的狂喜牵引着，他跳起来去接那个电话，直觉告诉他这是女孩打来的跨国长途。

他们被一种水草般阴柔的情绪攫住了。他问她，你什么时候可以来看我？明天还是后天？

不知道。女孩说。你想不想我？

他用很不标准的中国话说想得“魂飞魄散”。他们一直在笑，一分钟花 12.6 人民币的笑。

这种感觉真能让人神经错乱。

隔着一亿光年的距离，爱情在无望地摇曳、腐蚀，流动的云，流动的水，流动的遭受电击的时光，记忆用变形的轮廓依附在肉体上，情人的声音像一粒有毒的尘埃，靠近你意识的核心，靠近，再靠近，靠近是为了最终的远离。

他重新在床上躺下来。隔壁的一对同居者开始了激烈的争吵，玻璃粉碎的声音，身体撞到墙上的声音，还有那个非法定居在此的俄罗斯女人的哭泣声，伴随着 IGGYPOP 充满工业噪音的音乐。然后一切都安静下来，女人的哭泣声变成了动物般骚情的呻吟声，他们一定是躺在一个弹簧坏了的席梦思上，一切声音透过薄薄的墙壁像一出做爱演示会。

他想着女孩，想着他们共度的那些时光，身体像飘在半空里。中国人出一趟国是很难的，而他又必须在柏林艺术学院完成学业，这注定他们将长久地分离。而普通人的爱情是多么难禁得起距离和时间的腐蚀啊。

女孩是美而特别的，他们之间跨国跨文化背景的爱情像浸在酒精里的花，是不可描绘而被想象催眠的。

他喝了不少黑啤，他失去了意识。

柏林的夜晚是蓝色的，空气里的忧郁像一枚枚薄荷小针随风四散，刺在肌肤上会让人茫然，教堂、草地、街道、霓虹，还有酒醉的人群，惊慌的夜莺，城市在夜晚像一场死气沉沉的梦蜿蜒流动，无法醒来。

梦 境

女孩放下电话后，点上烟，晕乎乎地走向冰箱，拿出一块面包和牛奶，坐回床上慢慢地吃。然后再吃两片安眠药，等到所有东西在胃里调成一大团化学糊糊后她才能继续入睡。一种后工业时代的化学依赖症。

梦里有两只可爱的小狗，腹下分别藏着红蓝两只手机。它们活蹦乱跳地在虚幻的背景下跳跃着，红色和蓝色手机像怪诞的精灵在小狗的肚皮上若隐若现，象征着对某种喜剧性的向往。

她不清楚小狗和手机之间的联系，但她在梦里就意识到她两手空空根本没有钱买这种漂亮装饰品，即使那玩意儿日益普及鱼虾小贩、过气文人都已人手一只，而她总是受着金钱优雅的折磨。小狗汪汪，淘气大王，跑来跑去，一点都没